

我 亲 爱 的 甜 橙 树

(巴西)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 著
蔚玲 译



人的心是很大的，
放得下我们喜欢的每一样东西。

——泽泽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我 亲 爱 的 甜 橙 树

(巴西)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 著
蔚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献给

梅塞德斯·克鲁阿内斯·里纳尔迪

埃里希·热曼德尔

弗朗西斯科·马林斯

还有

埃莱娜·拉奇·米勒(啾啾!)

同样不能忘记的

我的“儿子”

费尔南多·谢普林斯基

献给那些

永远活着的人们

奇奇洛·马塔拉佐

阿纳尔多·马加良斯·德贾科莫

我的思念之情献给

我的弟弟路易斯——路易斯国王和

我的姐姐格洛里亚；

路易斯在二十岁的时候放弃了生命，

格洛里亚

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也认为

活着已经没有意义。

同样的思念还献给曼努埃尔·瓦拉达雷斯

是他在我六岁的时候

告诉我温柔的含义……

——愿他们安息！

还要献给

多里瓦尔·洛伦索·达席尔瓦

（悲伤和思念都打不倒你，多多！）



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1920年2月26日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班古市,自幼家境贫寒,有十一个兄弟姐妹。他在纳塔尔市的伯伯家长大,自己学会了认字看书,九岁时获得游泳和足球冠军。不安分的天性使其涉足广泛:曾学医两年,后又改学绘画、法律和哲学。

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经历坎坷,曾当过渔夫、教师、模特、舞蹈演员、侍应生、电影电视及话剧演员。曾到欧洲和巴西各地旅行。他作品中的人物和情景许多都来自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

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常说:“文学是最复杂的艺术,因为它要赋予作品绘画的色彩和线条、音乐的声音和旋律,以及动感。写作是我找到的用以展现我的生活经历、传递我的喜怒哀乐和一种久被遗忘的感情——温柔的方式。没有温柔的生活毫无意义。”

作家于1984年6月24日在圣保罗去世。

第一部

有时，圣诞节出生的是小魔鬼

第一章 小小发现者

第二章 会说话的甜橙树

第三章 贫穷伸出干枯的手指

第四章 小鸟 学校 花儿

第五章 二人组合

第二部

在苦难中，圣婴出现了

第一章 扒 车

第二章 征 服

第三章 老 葡

第四章 刻骨铭心的两顿揍

第五章 温柔而奇怪的请求

第六章 点点滴滴的温柔

第七章 “曼加拉迪巴”号

第八章 慢慢老去的树

第九章 最后的告白

第一部

有时，圣诞节出生的是小魔鬼





第一章

小小发现者

我们手拉手沿着马路溜达。托托卡一路上都在给我讲生活的道理,我很开心,因为哥哥拉着我的手教给我事情。不过,他是在家外面教我,在家里,我学会了一个人自己发现、自己做事情,所以常常出错,出错的结果总是挨巴掌。我没有挨揍才一两天,他们就又发现了我干的那些错事,于是,又开始骂我是小狗,是魔鬼,是褐色的赖皮猫。还是不说这

些了吧。要不是因为在大街上，我早就唱起歌来了。唱歌是件开心的事情，托托卡不但会唱歌，还会吹口哨。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学，却一点儿声音也吹不出来。他安慰我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还没有能吹口哨的嘴呢。不过，虽然我嘴上不能唱，但却能在心里唱。这刚开始是有点儿怪怪的，可是后来却越来越有意思了。我还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妈妈爱唱的一首歌。那时候，她常常站在洗衣池边，用毛巾系在头上遮太阳，腰上系着围裙，一连好几个小时双手泡在水里，把肥皂变成好多好多泡泡。然后，她把衣服拧干，晾到绳子上。她把所有洗过的东西都晾到绳子上，还用竹竿把绳子支起来。所有的衣服都是这样。她给福尔哈伯医生家洗衣服赚钱贴补家用。妈妈又高又瘦，可是她很漂亮。她的皮肤是棕色的，头发又黑又直。当她把头发散开的时候，头发一直垂到腰。不过，要说开心，就是她唱歌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在旁边跟着学。

水手，水手，
忧伤的水手，
为了你，水手，



小小发现者

我不惜失去生命。

.....

波浪滔滔，

拍打着沙滩，

远航的水手哟，

我是多么爱你。

.....

水手的爱，

短暂的爱，

船已起锚，

水手去远航。

.....

波浪滔滔，

.....

直到现在，这首歌还是会让我感到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悲伤。

托托卡用力推了我一下。我回过神来。

“怎么啦，泽泽？”

“没怎么，我唱歌呢。”

“唱歌？”

“是啊。”

“那我肯定聋了。”

难道他连可以在心里唱歌都不知道？我没有说话。要是他不知道，我才不教他呢。

我们来到里约—圣保罗路的路边。

马路上有各种各样的车，有卡车、大轿车、马车和自行车。

“听着，泽泽，这很重要，要先看清楚。看看这边，再看看那边，过。”

我们跑过了马路。

“怕吗？”

我其实很害怕，不过，我摇了摇头。

“咱们一起再来一次，然后，我要看看你学会了没有。”

我们返回马路对面。

“这次你自己过。别怕，你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

我的心跳加快了。

“好，过。”

我抬腿就跑，几乎一口气跑过了马路。我愣了一下神，他示意我返回。



“这是第一次，你表现还不错。不过，你忘了一件事：必须先看看两边有没有车过来。我可不会老站在这儿给你打手势。回来的时候，咱们再练。走，我要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他拉着我的手，我们继续慢慢地走。这时，我脑子里想的全是怎样开口谈我想说的事情。

“托托卡。”

“什么事？”

“‘懂事的年龄’重要吗？”

“你在说什么傻话？”

“是埃德蒙多伯伯说的。他说我‘早熟’，说我快到‘懂事的年龄’了。可是，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

“埃德蒙多伯伯是个傻瓜，老爱往你的脑袋里乱塞东西。”

“他不是傻瓜，他可聪明啦。等我长大了，我要当聪明人，当诗人，还要打领结。哪天我要去照一张打领结的照片。”

“为什么要打领结？”

“因为没有不打领结的诗人。埃德蒙多伯伯给我看杂志上那些诗人的照片，他们全都打着领结。”

“泽泽，他跟你说的话你可不能全信。埃德蒙多伯伯有点儿疯疯癫癫的，有点儿爱骗人。”

“那他是婊子养的吗？”

“瞧，你就是老说脏话才被打耳光的。埃德蒙多伯伯可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说他有点儿疯疯癫癫的，有点儿不着调。”

“你说他骗人。”

“这是毫无关系的两件事儿。”

“有关系，就是有关系。那天，爸爸和塞韦里诺先生聊天，就是和他一起玩意大利纸牌的那个人，他们说到拉博内先生的时候，爸爸说‘那个婊子养的傻得像驴一样’。可是，谁都没打他耳光啊。”

“大人可以，他们说没关系。”

我们都不说话了。

“埃德蒙多伯伯不是……可是‘疯疯癫癫’到底是什么意思，托托卡？”

托托卡用手指在脑袋上绕了一圈。

“他不是，就不是。他可好啦，教我好多好多事情。他只打过我一巴掌，还一点儿都没使劲儿。”

托托卡一下跳了起来。

“他打了你一巴掌？什么时候？”

“我特别淘气的时候，就是格洛里亚让我去奶奶丁丁娜



家那次。当时，他想看报纸，可是找不到眼镜。他找啊，找啊，哪儿也找不到。他问丁丁娜，她也不知道。他们两人把家翻了一个底朝天。后来，我说我知道在哪儿，要是他给我一毛钱买弹球，我就告诉他。他把坎肩拿过来，从兜里掏出一毛钱^①。

“‘给我找来，我给你钱。’

“我从放脏衣服的篮子里掏出了眼镜。结果挨了他一顿骂。‘原来是你干的，你这个小混球！’他打了我屁股一巴掌，也没有给我那一毛钱。”

托托卡笑了起来。

“本来你去奶奶家就是为了省得在家挨打，结果还是没躲过。咱们快点儿走吧，不然，永远也走不到。”

我仍然在想埃德蒙多伯伯。

“托托卡，小孩儿是不是都退休了？”

“什么？”

“埃德蒙多伯伯什么都不干还挣钱。他不工作，可是市政府每个月都给他钱。”

^① 原书用了两种巴西 1942 年前的货币单位：托斯通和雷伊斯，为便于阅读，译文统一用中国货币单位代替。

“那又怎么样？”

“小孩儿也什么都不干，就知道吃饭、睡觉，从爸爸妈妈那儿挣钱。”

“退休可不一样，泽泽，退休的人是工作过很长很长时间的人，他的头发变白了，路也走不动了，就像埃德蒙多伯伯那样。咱们还是别想这些复杂的事情吧。你愿意跟他学，就学去，我可不想跟他学。你就应该和其他小孩一样，你说脏话也就算了，可是别总往自己脑袋瓜儿里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然的话，我再也不带你出来了。”

我有点儿不高兴，不想再跟他说话。我也不想唱歌了。在我心里唱歌的小鸟已经飞走了。

我们停住了脚步，托托卡指着一所房子说：

“就是那个。喜欢吗？”

这是一所普通的房子：白色的墙，蓝色的窗户。房门关闭着，没有一点儿声音。

“喜欢。可是，咱们干吗要搬到这儿来呢？”

“经常搬家多好啊。”

我们透过篱笆院墙看见房子的一侧有一棵芒果树，另一侧有一棵罗望子树。



小小发现者